

桃李花开

◎段仲眉(河南平顶山)

今年农历闰二月,按咱这里的风俗,闺女兴给母亲买鞋穿。

我今年85岁,收到了4双鞋子,全是学生送的,既时尚又可脚。其中一个男学生叫宋松臣,77岁了,也给我买鞋。我说:“你是男生怎么也买鞋?”没等我说完,和他同来的妻子说:“段老师,我虽不是您的学生,但也算您的闺女呀,这双鞋是我孝敬您的。”

今年春节,我收到5000元压岁钱,都是学生给我发的。他们春节来看我,不但拿礼品,还说他们小时候来了,我都给他们发压岁钱,现在他们上班挣钱了要给我发。

年初,我“阳”了以后,身体常常有病,不停地求医。平顶山的每个医院里都有我的学生,他们搀扶着我挂号、找医生、做检查……到头来全是学生付款,我简直成了一个“骗子”。

我活了85岁,有35年和课堂相随。从大学校门走进中学校门,风雨晨昏,都是在回荡着琅琅书声的校园里度过。在这35年中,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化作点点滴滴纯净的水,融入一行行无私的爱和无穷的知识中,酿成甜甜的乳汁,哺育了数以千计的学生。一生默默,但永不寂寞,佳节来了,电话频响,短信不断。连门卫都说,怎么有这么多名生来看她。

人是有感情的,学生的感情更纯

真。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,来我家自己买菜做饭,离开时还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,连抹布都洗净晾干。他们还回忆起当年上学时的情景。那时,上课是我最高兴的事,拿着工整扎实的教案,如演员盼望登场,似种子盼望发芽,忍不住的激动,等待着悦耳的铃声。走上讲台,五六十名学生,像一个个破土的笋儿,又像一棵棵金黄的向日葵,不论有什么牵肠挂肚的事、耿耿于怀的怨,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职业,就殚精竭虑地献出最丰美的珍品。

我的生活非常充实,我的灵魂永不孤独。暮年回首往事,我会毫无愧色地说,我没有高官厚禄,却受人尊重,我没有金银财宝,却终生富有。

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:“走近才发现,您每根白发里都藏着平凡而动人的故事,我懂了,在您脸上刻下道道皱纹的罪魁祸首,是您深爱着的我们……”

我80岁时,学生写给我的寿联称我“段仲眉先生”,我羞愧得无地自容。学生们太抬举我了,当了一辈子老师,过着平淡、平凡的生活,我心满意足。

女儿又当班主任

◎吴娟(河南平顶山)

我特别希望女儿成为一名医生,高考填报志愿时,我建议她报医学专业,但女儿说她想走我和她爸的老路,报考了师范专业。研究生毕业后,女儿成了市重点中学的一名教师,如今已工作十个年头。

今年,女儿担任高三班主任,每天早晨5点多赶到学校,督促学生起床,陪学生早读、用餐,直到晚上10点半学生全部入寝,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学校。到家后,她还要做课件,晚上12点多,她的书房还经常亮着灯。她的历史课生动有趣,教学成绩名列前茅。作为班主任,她把学生当成朋友、弟妹、孩子,刚上班时,学生们私下里叫她“闫姐姐”,这几年更多学生亲切地喊她“闫妈”。

女儿有两个儿子,大的刚满5岁,托付给我照看;小的才两岁,留给爷爷奶奶带着。今年暑假,高三年级又提前上课了,女儿两星期没顾上回家看望二儿子。孩子在睡梦中喊妈妈,爷爷只好把他带到学校找妈妈。看到妈妈,孩子跑过去,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愿下来。预备铃响了,女儿不舍地把孩子递给爷爷,孩子哭了,女儿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,她强忍了回去,快速跑进教室……

上周六,是女儿唯一一个不用待在学校的夜晚。女婿开车带女儿来我家看望他们的大儿子,孩子先是惊喜,在妈妈脸上亲了几口,随后委屈地哭了起来:“妈妈,我想你,你怎么才来呀?”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,紧紧把孩子拥入怀中。听着女儿沙哑的声音,看着眼泪汪汪的外孙,我忍不住劝说女儿:“两个孩子还太小,过两年再当班主任吧!”

女儿摇摇头说:“您和我爸都当班主任的时候,我刚刚记事,你俩早出晚归,多少次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。有一天放学,天黑了您还在办公室跟学生谈心,我发烧,还是隔壁李老师去喊的您。您怎么就没想着为了我辞掉班主任的工作?当我慢慢长大了,看到您的学生经常回校看望您,他们尊敬您、崇拜您,我看在眼里,喜在心上。当优秀教师,当学生喜欢的教师,就是我的梦想。”

想当年,我何尝不是为了别人的孩子顾不上自己的孩子?我心疼女儿,更为她感到骄傲,女儿比我做得更出色。我要做女儿最坚强的后盾,带好外孙,解除她的后顾之忧。

午夜,外孙抓着妈妈的衣服睡着了。女儿轻轻地把孩子的小手拿开,蹑蹑手离开了我家。她要回到离学校最近的自己家,因为明天早晨5点她还要去陪伴她的学生。

有温度的爱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那天,我见到她时,她穿着淡紫色碎花长裙,戴着一副近视眼镜,说话语速虽快,但充满了温情。

她生于教育世家,外祖母和母亲都是教师。耳濡目染,她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后,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,还担任班主任。执教18年,她从青春芳华到四十不惑,也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。

她的母亲曾对她说,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,花期不同,而教育则是培土育苗的过程,需要以爱守候,静待花开。她默默记在心里,身体力行。

她的班里有个男孩,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,缺少父母关爱,养成了爱说脏话、动辄打架的毛病,老师们谈到他都直摇头。可她坚信,只要多关爱他,就能改变他。然而,她几个月的付出收效甚微,还被气得伤心落泪。可她不想放弃,抓住这个孩子的点滴进步,去燃起他奋进的火花。慢慢地,男孩变得懂事了,学习也进步了,在期末表彰会上被评为进步学生,男孩激动地说:“老师,我可不可以抱抱您?”那一刻,她喜极而泣。

为打造一个有温度的班集体,她在班牌上写下静、净、敬、竞四个字。她希望每个学生做到入班即静,心态平静;教室干净,仪表洁净;尊敬师长,敬畏学业;敢于竞争,竞中取胜。她把班级变成了育人的乐

园,合唱比赛,她单膝跪地为同学们指挥;运动会上,她跑遍赛场抓拍精彩瞬间;业余时间,她带领学生去福利院献爱心……

听着她娓娓道来,我不禁问道,你工作那么忙,累不累啊?我的话似乎触到了她内心的软,她扶了一下眼镜,似有泪光闪动。

5年前,她怀上了二胎,拖着臃肿的身子忙着两个班的教学。孕检时腿肿得不能打弯,医生严肃地让她终止妊娠,否则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,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剖腹产。孩子生下来才三斤二两,她躺在手术室,看着全身黑紫的孩子,心里的痛只有自己知道。孩子在ICU里住了整整一个月,休完产假,她一边愁眉苦脸地抱着孩子复查和康复训练,一边满面笑容地给学生上课。

付出终有回报,学生们私下里称她为“晶姐”,说有了“晶姐”,未来的道路“晶晶亮”。

她叫王晶,一名普通的初中老师,用有温度的爱,温暖了莘莘学子,也收获了市五一劳动奖章、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等累累硕果。



我的老师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1971年,我从小学升到初中,恩师夏建西也从城市下放到我就读的建佛寺学校。他和我父亲年纪相仿,虽然相处只有短短两年时间,却让我终生难忘。

夏老师是一个低调的人。长期的文化熏陶,使他打造出厚重的性格底盘,承载着一汪泉水似的内涵,流淌在每个细节上都让人觉得清爽。他高挑个子,瘦削骨脸,头总是剃得明晃晃的。冬天穿一身黑色老式棉衣,棉裤是叠腰的;夏天穿一件白色短袖汗衫,胸前的商标都洗掉了,却依旧雪白;一年四季不离脚的是师母做的千层底布鞋,穿破了也舍不得扔,城市里生活过的痕迹在他身上一点都没留下。

夏老师是我的班主任,也是所有任课老师中唯一的国家教师,还是全校唯一拥有手表的人。那时手表是稀罕物,即便有钱也难买到,与其说是计时工具,不如说是身份的象征。谁有一块手表,恨不得一年四季穿短袖。而夏老师不一样,很少有人看到他戴手表,因为夏天他穿那件白色短袖汗衫时总把手表戴到胳膊窝里,手表变成了“臂表”。

夏老师是一个有涵养的人。他

像慈父,又是严师,对犯错的学生从不迁就。他说话慢条斯理,批评人也是和风细雨,即便学生犯了大错,也不起高腔,常寄严厉于诙谐之中,让你既像鞭子抽在身上,又无法记恨他。

有一次语文课上,夏老师正在翻译古文《狼》,临窗的张二民同学不停地向外看。道行浅的老师会直接点名批评,夏老师没有这样做,而是一本正经地说:“张二民,你去外边看看,街上的墙角是不是倒塌了?”张二民没有听出话里有话,跑到门外才反应过来,羞得直想钻到老鼠洞里,再也不用眼睛剌墙角了。

记得有一次写作文,我用错了一个成语,如果夏老师泛泛指出我用词不当,也许我早就忘了。夏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指着母亲给我缝制的粗布条纹衬衣,按下“慢进键”问我:“是你的衬衣布料好,还是绸缎好?”我说:“当然是绸缎好。”夏老师仍旧是一字一板:“如果你的衬衣烂了,补块儿绸缎中不中?”我明白了,一个成语再好,用错了地方也就像粗布上补块儿绸缎,显得扎眼。此后,我写作文在用词上很谨慎,常常为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把词库翻个底朝天。

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,夏老师早已过世,但在我淡淡的乡愁里总有他的影子。